

# 近代词人逸事

张尔田撰

○蒋鹿潭遗事

鹿潭，先君子学词之师也。性落拓。官两淮盐大使。罢官，避地东陶，杜小舫观察爱其才，时周给之。小舫之词，多出其手定。鹿潭素不善治生，歌楼酒馆，随手散尽。晚年与女子黄婉君结不解之缘，迎之归於泰州。又以贫故，不安於室。鹿潭则大愤，走苏州，谒小舫。小舫方署臬使，不时见鹿潭。既失望，归舟泊垂虹桥，夜书冤词，怀之，仰药死。小舫为经纪其丧。婉君闻之，亦以死殉。余从嫂黄亦家泰州，亲见婉君死状，言之甚悉。是亦词人之一厄也。鹿潭遗诗宗源瀚序，略及其事，而不能详云。

○大鹤山人逸事

文小坡（焯）为瑛兰坡中丞子。一门鼎盛，兄弟十八，裘马丽都。惟小坡被服儒雅，少登乙科，官内阁中书，不乐仕进。旅食江苏，为巡抚幕客四十余年。善诙谐，工尺牍。故所历贤主人，无不善遇之。然其中落落，恒有不自得者。先君子讳上和，字泪莼，曾从蒋鹿潭学词，从沈旭庭（梧）学画，与小坡为词画至交

---

。时余家居苏州天灯巷。曾记一日大雪，晚饭后，小坡携烟具，敲门入，欲拉同赴盘门，观女伶林黛玉演戏。或曰：“此是残花败柳。”小坡笑曰：“我辈又何尝非残花败柳。”余隅坐，诵昔人句云：“多谢秦川贵公子，肯持红烛赏残花。”小坡为太息久之，盖自伤其老而依人也。小坡填词之外，能画，兼工医术，自谓於音律有神悟。所著词源斟律，大抵依据燕乐考原。余为纠正数条，小坡大惊曰：“是能传吾大晟之业者也。”金石小学，靡不综贯，皆非其至者，然自喜特甚。其斋中悬一联云：“籀说文九千字，治墨学十三篇。”杨守敬所书也。尊壘笔砚，事事精洁，有南宋江湖诗人风趣。鼎革后，以卖画为生，樵红别墅所藏，一夕散尽。光绪甲午，先君子弃官侨吴中，与小坡及张子苾诸君连举词社。小坡方有“比红”之赋，即所谓侍儿红冰是也。后遂归於小坡。乃於翦金桥卜西楼以贮之。冷红词一卷，大半咏此。小坡晚年营别墅於孝义坊，其东坡陀绵互，按图经知为吴小城，赋词以张之。手种梅竹，极幽蒨之致。小坡歿后，吴印臣（昌绶）拟为保存其墅，

---

余为题“侨吴旧筑”四字，后亦未果，闻已易主矣。孟劬记於观我生室。

○况夔笙逸事

夔笙为两江总督端忠敏（方）幕客，为之审定金石，代作跋尾声，忠敏极爱之。时蒯礼卿（光典）亦以名士官观察，与夔笙学不同，每见忠敏，必短夔笙。一日，忠敏宴客秦淮，礼卿又及夔笙。忠敏太息曰：“我亦知夔笙将来必饿死，但我端方不能看其饿死。”夔笙闻之，至於涕下。李审言，礼卿客也，有咏忠敏诗云：“轻薄子云犹未死，可怜难返蜀川魂。”自是有宴会，夔笙与审言必避不相见。噫，忠敏之爱才，无愧明珠太傅，而夔笙知己之感，虽死不忘，尤可念也。

案况李交恶事，据审言先生哲嗣语予，其先人咏忠敏诗云云，盖别有所指，非诋夔笙，或孟劬先生偶据传闻之语欤。编者附记。

○沈寐叟逸事

有一人谒培老，自言家贫，非作官不可。培老笑曰：“西山薇蕨，本我辈专利品，原不敢分润公等。”

---

既而正色曰：“我有一言奉告，作官尽管作官，切不可胡闹。”其人踟躇不安，逡巡而退。此仆在座亲闻者，殊可见此老风骨。

## ◎附录

### ○词林新语（一）

龙阳易实甫，仕而不达，渐简右江道，途出海上，临桂况蕙风见之，欣然道故，挟之肘腋曰：“吾抱道在躬。”归安朱彊村，词流宗师，方其选三百首宋词时，辄携钞帙，过蕙风簪寒夜啜粥，相与探论。维时风雪甫定，清气盈宇，曼诵之声，直充闾巷。

临桂王右遐於蕙风为前辈，同直薇垣，研讨词事。右遐每有所作，辄就蕙风订拍，蕙风谨严，屡作为之屡改，半塘或不耐，於稿尾大书“奉旨不改了”。

海甯王静安，朴学大师，间作小词，亦循苏、辛一流，不肯昵昵作儿女子语。时客海上，梅子畹华方有香南雅集，一时名流，题咏藻绘，蕙风强静安填词，静安亦首肯，赋清平乐一章，题永观堂书。

梅畹华演剧，一时无两，尝搬演彩楼配於上海之天蟾舞台。彊村、蕙风，联袂入座，时姜妙香饰薛平贵，襟襟得彩球。彊村忽口占云：“恨不将身变叫花。”蕙风应曰：“天蟾咫尺隔天涯。”转瞬成浣溪沙一解，曰：“不足为世人知之。”

仁和邵伯璩，仪容整适，垂颐广颊，或曰：“此天官相。”

### ○词林新语（二）

淳安邵次公尝有所着娉婷，残年风雨，戎马载途，乃自析津随至京师，次公欣然以造象属朋辈徵题咏，曰采芳图，不逾年，娉婷他适，次公遂屏不复言。傅彩云以绝色负盛名，某名士嫪之，尝与蕙风同过酩酊，蕙风亦欣赏。迨其官浙东，彩云少不继，蕙风为作小笺，词意婉委，其人为致二百金慰之。

归安朱彊村暇辄行博，蕙风为赋词竹马子，以纪其事。或劝之曰：“久坐伤骨，久视伤脾。”彊村曰：“不坐伤心。”

南海谭瑒青久客京师，精治庖膳。客有北行者，以

---

不得就一餐为恨。蕙风有芙蓉癖，濡杂彊村，微灯双枕，抵掌剧谈，往往中夜。

安吉吴昌硕於书画篆刻负盛名，所居迹彊村、蕙风，辄就夜谈。忽一日，吴姬宵遁，昌硕为之不欢。彊村曰：“老人乃一往情深。”蕙风曰：“姬人一往，此老情深。”

半塘字妾曰抱贤，蕙风就讯其义，唯唯曰：“余以贤自况而已。”

伶女潘雪艳父事蕙风，迨蕙风歿，哭泣致赙，发引日，衣大布，随灵輶以行，途人侧目。

### ○词林新语（三）

嘉兴沈子培居上海，十年不涉歌场。自畹华来沪，遂往观剧，并作临江仙一解，时人以为难能。

南海康长素傲岸自大，或於稠座请赴梨园，应曰：“余岂不畏人剽杀者耶。”

铁岭文叔问之丧，康长素往哭之哀，即寝其书舍，竿2夜栓叔问遗籍，丹铅几遍，弥为泫然，因辇之海上。叔问有姬字南柔，后叔问十五年卒，无以为葬。

彊村、蕙风约客醺资蕘之虎邱，题冷红阁故姬南柔之墓，过者每为掩涕。

南陵徐积馀富藏书，尤好词籍，当选闺秀百家付剞人，哀然成集。或以元诗选故事告之曰：“行见裙钗罗列下拜。”

或问彊村翁：“晚岁何以少作词。”翁喟然曰：“理屈词穷。”

### ○芳菲菲堂词话（一）

番禺潘兰史先生，四十后，更字老兰，主香港华报、实报笔政。曾梓其文稿与游记、诗集，都为十四卷。而词则自海山、花语二集之后，未有继刊。有人传诵其香海别洪银屏校书云：“客里云萍情绪乱。便道欢场，说梦应肠断。莫惜深杯珍重劝。银筝醉死银灯畔。同是天涯何所恋。月识郎心，花也如依面。东去伯劳西去燕。人生那得长相见。”右调蝶恋花。此词缠绵尽致，一往情深，置之子野、耆卿集中，不能过也。

### ○芳菲菲堂词话（二）

兰史尝游析林，毡裘绝域，声教不同，碧眼细腰

---



，执经问字，亦从来文人未有之奇也。所著说剑堂集，意慕定庵，而无其发风动气。兰史妇梁佩琼亦能诗词，其断句如“花阴一抹香如水，柳色千行冷化烟”，“花前怕倚回兰望，红是相思绿是愁”，皆凄婉可诵。梁卒，兰史赋长相思词十六章，闻者掩涕。

兰史词已梓者，海山词、花语词、珠江低唱、长相思诵四种。词笔自是一代作手，求诸近代中，於纳兰公子性德为近。并世词家，如浙江张蕴梅太史，亦嫌气促，遑论其他。

### ○芳菲菲堂词话（三）

兰史多情，尤多艳迹。居德意志时，有女史名媚雅者，授琴来析林，彼此有身世之感，兰史赋诉衷情词云：“楼迥。人静。移玉镜。照银枕。琴语定。帘影月朦胧，芳思与谁同。丁东。隔花弹乱红。一痕风。”他日媚雅邀游蝶渡，招同女史二十六人，各按琴曲，延兰史入座正折。复成琵琶仙词云：“仙舫晶屏，有人画洛浦灵妃眉妩。歌扇轻约蘋风，云鬟蘸香雾。芳渡口，银奁浸绿，更红了樱桃千树。初度刘郎，三生杜牧，

---

尘梦休赋。还怜我似水才名，话佳日匆匆莫闲度。都把一襟羁思，与前汀鸥鹭。扶窄袖，瑶丝代语，唤水仙共点琴谱。只惜弦里飞花，断肠何处。”顺德赖虚舟，年七十矣，续而艳之，诧为奇福，因题其后云：“紉缦情云结绮寮。万花丛里拥娇娆。文君自有求凰曲，不待相如玉轸挑。琴虽异体一般弦。得叶宫商韵总圆。廿六娇娥翻舞袖，倚声齐踏鹧鸪天。”